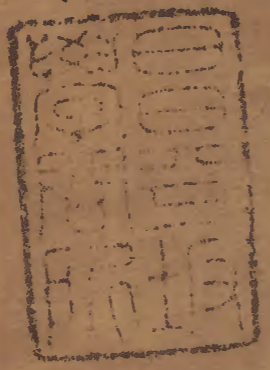


秘笈

五

清暑筆談
貧士傳 上下
焚椒錄



漢書門			
三	一	五	八
九	〇	四	號
冊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三	一	五	八
七	〇	九	號
函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8
冊數	12(5)
函號	370 52



清暑筆談

清暑筆談

淺草文庫

九山山人陸樹聲著

繡水後學夏日萱校

余衰老退休端居謝客屬長夏掩關獨坐日
與筆親為伍因憶曩初見聞積習老病廢忘
對客譁噓以代抵掌命之曰清暑筆談顧語
多直雜旨涉淆訛聊資臆說以備耗忘觀者

清暑筆談



當不以立言求備時庚辰夏仲也

有天地斯有山川自一氣初分而言則曰融結
氣之成形則曰流峙形區性別則曰動靜水陰
也融而流動者其陽乎山陽也凝結而靜峙者
其陰乎故知陰陽互為體用

乾坤天地之體坎離天地之用體交也而為用
故乾得坤之一陰而為坎坤得乾之一陽而為
離坎陰也陰中有陽離陽也陽中有陰其在人

身心為離而離中有真水腎為坎而坎有真火
故心腎交水火濟謂之母子胎養丹經以硃砂
煨出水銀硃砂屬離水銀為真水以水銀煉成
靈砂水銀屬坎靈砂為真火水火升降養成內

丹

陰陽之氣專則不能生化如天地交而為泰山
澤通而為咸水火合而為濟蓋交則為用故或
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或陽感而陰應或陰合

而從陽龍陽也然爲陽中之陰故龍之興雲陽
召陰也虎陰也然爲陰中之陽故虎之生風陰
召陽也

人之生也分一氣以爲形賦一理以爲性自夫
岐形體者以爲異而不知性無分別也譬之境
交萬燭而光影難分海會百川而水體無二
其聚也其散也變化也氣之客形也所以宰之
者不變也是故方其聚也以爲有也然自無而

有則有者未始一無方其散也疑於無也然因
有故無則無者未始不有

卯者胃也陽氣自地而出建二月卦則自泰而
之大壯外卦坤爲震月令雷始發聲蟄蟲啓
戶故曰卯爲天門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
至巳則腎生氣自子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
地氣上升至巳而充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

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寒暑天地間一大氣萬物所同有也而人於其間起欣厭避就不知人之一心方與物交欲惡起而攻之如焦火凝冰惱安樂性此之謂內寒暑

此身為衆苦所集有問大熱向何處避者曰向鑊湯裏避何以故曰衆苦所不到

暑中嘗默坐澄心閉目俸水觀久之覺肌髮洒

洒几格間似有爽氣須臾觸事前境頓失故知一切境惟心造真不妄語

廣野中陽燄望之如波濤奔馬及海中蜃氣爲樓臺人物之狀此皆天地之氣網縕盪滴回薄變幻何往不有故知萬象者一聚之氣兩間之幻有也

人與萬物孰大物萬而人處一焉則物大然道生萬物萬物之道備於人備萬物者之謂大大

於道則物不足言矣是故至人能細萬物

東坡云凡草木之生皆於平旦昧爽之際其在

人者夜氣清明正生機所發惟物感之牛羊且

晝之牯亡則存焉者寡朱子曰平旦之氣便是

且晝做工夫的樣子當常此在心如老氏云早復

張則必翕強則必弱與則必廢與則必奪此物

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者微密而明著理昭

然可考見也蓋老氏處恬淡無爲不爲物先古

衆人紛拏攪攘在靜地中早見以待物之必至
者若此或作權智解者謂管商之術所自出

聖人忘已靡所不已夫惟無我而後能兼天下
以爲我故自私自利從軀殼上起念者有我也
至大至公會人物於一身者無我也聖人盡已
之性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是兼天
地萬物而爲我矣故曰成性成身以其無我而
成真我

明鏡止水喻心體也然常明常照常照常止依
體有用用不乖體故曰體智寂寂照用如如若
曰觸事生心依無息念則是隨塵動靜非具足
體

余無字學兼不好書間有挾卷軸索余書者遂
巡引避然遇佳紙筆入手輒弄書數字書後或
棄去獨喜購佳紙筆或謂善書者不擇筆帑余
曰此謂無可無不可者耳下此惟務其可者

士貴博洽然必聞見廣考據精不然則乖誤龐
雜爲後人抨擊之地如歐陽公好集古而黃長
睿以爲攷校非其所長然長睿自任考校精密
矣而樓玫瑰猶摘其中可疑者謂尚多舛訛
播紛箋雜色者僅華美然粉疎則澁筆滑則不
能燥墨藏久則粉渝而墨脫不便收摺摺久衡
裂近稍用緊白純淨者夫物古質而今媚近來
俗好多媚惟所用縑素稍還古質故余詩云餘

情寄謙素及朴還其淳

余不善書自委無字性然亦豈可盡責之性此
近於不修人事而委命者晚年知慕八法然衰
老指腕多強復懶放不能抑首臨池每屈意摹
倣拙態故在乃知秉燭不逮晝游歐陽公云晚
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

製筆者擇毫精麤與膠束緊慢皆中度則鋒全
而筆健近來作者鹵莽筆既濫劣惟巧於安名

以斬售一種毫過圓熟者不能運墨用之則鋒
散而墨漲以供學人作義易敗而售速予性拙
書用筆不求脩然駑馬無良御益窘蹟矣

國初吳興筆工陸文寶醞藉喜交名士楊鐵老
爲著穎命託以秦中書令制官復自注中書令
秦無此官前輩臨文審於用事若此

墨以陳爲貴余所蓄二墨形製古雅當是佳品
獨余不善書未經磨試然余惟不善書也故墨

能久存昔東坡謂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
時磨墨汁小吸之亦無吸墨之量惟手摩香澤
是一賞也

士大夫曾中無三斗墨何以運管城然恐蘊釀
宿陳出之無光澤耳如書畫家不善使墨謂之
墨癡

硯材惟堅潤者良堅則緻密潤則瑩細而墨磨
不滯易於發墨故曰堅潤為德發墨為材或者

指石理芒澁墨易磨者為發墨此材不勝德耳
用之損筆

蔡忠惠題沙隨程氏歛硯曰玉質純蒼理緻精
鋒鏷都盡墨無聲此正謂石理堅潤鋒鏷盡而
墨無聲矣安能損筆而坡仙乃謂硯發墨者必
損筆此不知何謂

端硯以下巖石紫色者為上其貴重不在眼或
謂眼為石之病然石理堅潤而其活眼者固自

佳若必以有眼為端則有飾譌眼於凡石者西
施捧心而顰病處成妍東家姬無其顏而效顰
焉者也

凡香品皆產自南方南離位離主火火為土母
火盛則土得養故沉水梅檀薰陸之類多產自
嶺南海表土氣所鍾也內經云香氣凌脾火陽
也故氣芬烈

龍涎於香品中最覺重出大食國西海海中雲
氣罩覆其下則龍蟠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飄浮
水面為太陽所爍凝結而堅若浮石而輕用以
和衆香焚之能聚烟煙縷不散蓋龍能興雲亦
屢氣樓臺之例也

犀角以粟紋麤細辨貴賤貴者為通天犀色理
瑩徹一種半黑白者為班犀或謂通天者乃其
病相傳犀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每蛻角則培
土埋之惡其病已也然則物之有美者又孰知

其非病也耶

琴材以輕鬆脆滑謂之四善取桐木多年者木性都盡液理枯勁則聲易發而清越凡木皆本實而枝幹虛惟桐木枝幹堅實用以製琴或謂琴木取枯朽不勝指者此不可不曉

鍾子期死伯牙絕絃不鼓傷世無知音也然使其音而猶之人則以諧衆耳可也奚子期也如其爲至音歟則知者宜寡故曰知我者希則我

貴卽世不我知安知後世無子期者而絕絃寢音以自傷是何其恃人者重自任者輕而果於待世之薄也

余不蓄琴客有爲余解嘲者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今君并琴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余曰雖然此近於貧漢自傅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陶元亮蓄無絃琴曰旣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雖然得精而遺其粗無事于音則音與形可兩忘也然尚有琴者在

歐陽公論琴帖自叙夷陵令時得一琴常琴也及作舍人學士再得琴後一琴雷琴也官愈昌琴愈佳然在夷陵得佳山水耳目清曠意甚適自爲舍人學士日奔走塵紛聒聲利無復清思乃知在人不在器苟意所自適無絃可也遺喧入靜者以瓢因風動棄瓢以絕聽不知耳

塵雖淨心塵未盡蓋六用爲塵若從耳根返源則何所往而非靜故曰風幡非動由心連故

右軍蘭亭在僧辨才處唐太宗令蕭翼以百計得之從葬昭陵夫太宗以天下與其子而蘭亭則未之與其靳惜若此後人論蘭亭者往往從摹刻中校量故曰蘭亭如聚訟昔嘗爲之說曰後世而有王右軍則蘭亭之後出者必勝後世如無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不見初本正是

清暑筆談
不必論蘭亭也

都下庖製食物凡鵝鴨鷄豕類用料物炮炙氣味辛醲已失本然之味夫五味主淡淡則味真昔人偶斷殺羞食淡飯者曰今日方知真味向來幾爲舌本所瞞

東坡於資善堂食河魷味美曰直得一死而梅聖俞以爲甚美惡亦稱凡世間尤物之可以溺性迷心至伐命沈生者就其初孰不以爲至美

耶

東坡偕子由齊安道中就市食胡餅羈甚東坡連盡數餅顧子由曰尚須口耶客有以仕宦連蹇罷歸不自釋者余慰之曰凡仕宦所歷如飲食精麓美惡忽然過口至於果腹同歸一飽何暇追計客謂此東坡齊安道中未發之意

東坡在海南食蠔而美貽書叔黨曰無令中朝士大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使士大夫而

清暑筆談
樂南徙則忌公者不令公此行矣或謂東坡此
言以賢君子望人

蓼虫之食苦也蝓蟻之轉丸也而天下之甘與
芳臭可廢矣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不知非
美之爲美也何也以美惡無常是也

隆慶己巳余被召北入滯疾淮上疏再上乞休
未得報移舟泊瓜步牖下會天氣乍暄運艘大
集河流淤濁每旦舟子棹江濤中汲中冷泉一

日舟觸罟破索他器承餘瀝以候瀹茗聞金山
僧飲食盥漱皆取給於此此何異秦割十五城
易趙壁而荆山之人用以拒鵲

晨起取井水新汲者傳淨器中熟數沸徐啜徐
漱以意下之謂之真一飲于蓋天一生水人夜
氣生于子平日殺氣未受胃藏冲虛服之能蠲
宿滯淡滲以滋化源

財虜不足言矣多蓄珍玩未免落富貴相一種

嗜好法書名畫至竭資力以事收蓄亦是通人
一癖是着中貪癡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重媿而輕死義士重信
而輕身其段干木鮑焦田光之謂乎
歐陽公之切于釋位歸田也至欲以得罪去東
坡謂在他人或苟以藉口若公者發於至情如
飢者之不忘食以是知士非求進之難而乞身
之難也

嘉靖壬子余自史官請假回中途聞先資政喪
持服滿三載又再踰年就家起南司業甫及期
移疾歸自是無意復出壬申內召承乏禮書距
壬子離國門者二十年餘矣乍到入覲

闕庭頭目眩暈拜起蹒跚幾不成禮東坡云久
居山林乍入朝市覺舉動周章信其言不爽
士大夫逢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
爲難此東坡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

清暑筆談
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
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此非親履其境意適於
中者不能道

士大夫處世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
勝恐不能收實用如真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
入朝前譽小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
自是一項江南地土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
攫金於市者見金而不見人剖身藏珠者愛珠

而忘自愛與夫決性命以饜富貴縱嗜欲以戕
生者何異

臨海金一所賁亨僊居應容庵大猷二人以道
義相友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
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
我兩人竟保晚節昔王嘉叟與龜齡別曰吾輩
今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

每誦其言

士大夫出處遇合得失皆有定數然得失止于生前而是非常在身後蓋身名之得失關一時之亨否而公論之是非係千載之勸懲故曰得失一時榮辱千載

高子業詩云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夫爭妍取忌有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衆邪醜正世忌太潔耶故楊誠齋有云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恕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爲

世所恕朱元晦是也

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於外官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闥下入歎曰士大夫沮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蓋家世熏蒸習熟見聞故能自立若此慕爵名而人換世黃梁熟而了生平此借以喻世幻浮促以警夫溺情世累營營焉不知止者

推是可以盡達生之旨

賈太傅年二十而爲大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
應州郡辟馮唐白首而袴穿郎署董賢年未二
十而爲三公馮元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
慎貴爲卿相而終於處貧修短貧富窮達其有
定命若此

任安灌夫世之置論者或眇小其人也然觀其
處衛大將軍魏其丞相於死生隆替之間終始
不二後世稱士大夫者往往規勢以分燥濕順
時而爲向背處一人之身而戀態不常如翻覆
手者其視二人何如

仕局中脂韋迎合工巧佞以希媚于時者一似
優人登場作劇憂喜悲笑曲盡情態以取人意
然不過一齣間俱成空矣

玉韞璞而輝珠處淵而媚世爭寶之三上而則
足暗投而按劍忽於自售也

陸士衡豪士賦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石季倫金谷澗詩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二人者攷其終所及祇自道也

世之言者曰君相不言命又曰君相造命此言君相處時位之得爲凡事幾得失治忽理亂當責成於已不可諉命于天非若制於時位者之可以言命也若曰威福予奪自恣而吾能陶鑄

人以是爲造命而肆然物上則謬解矣

失生於得者也辱生於寵者也故得爲失先寵爲辱先惟能以未得爲失則失不足患矣以遺寵待辱則辱不能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得委時何寵之有以順處失何辱之有元次山作丐論自叙遊長安中與丐者爲友或以友丐爲太下者然而世有丐顏色於人丐名位於人丐權家以售邪妄以惑者此之不

蓋而羞與丐者為伍郭忠恕自處於酒出則從
傭丐飲街肆中或詆其不倫曰吾觀今公卿
大夫中多此輩也

富者怨之府貴者危之機此為富貴而處之不
以其道者言之也乃若處榮利而不專履盛滿
而知止持盈守謙何怨府危機之有

或謂立朝多異同者彭止堂曰異同無妨但願
當面異同如韓范富諸公上殿相爭如虎此異

同也然體國忘私同歸于是異處未嘗不同乃
若外示苟同內懷猜異甚則設謬敬以為容悅
假深情以伏駭機快意已私不恤國是以是為
同非國家之利也

祿位者勢分也官守者職分也勢分為儻來由
乎人者也職分有專責由乎已者也故士大夫
之視勢分也宜假其視職分也宜真乃若大行
不加窮居不損此則所謂貴于已者性分是也

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老氏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老氏之所謂身者四肢六骸舉體而言之也孟子之所謂身者四端萬善卽性而言之也故曰人于萬類中如海一漚發言體也曰此心不與萬物同者言性也在釋氏則有報身法身之謂

李翱復性篇王排佛也而間居其言王坦之廢莊論以反莊也而多襲其語此文章家之操戈

入室者

暇日過僧寺入淨室見僧掃地次曰淨室何須着掃僧拈起帚柄近前曰土上加灰余曰棒不着便好與二十帚柄去

昔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刺噴爲四暢此小安樂法余所服二丹曰嚙津納息爲小還丹澄心寂照爲夜氣丹旣無火候又免抽添久之著效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燮理輔元氣也

繩愆弼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乎藥石之用
貴明故人君者託心膂於宰相而寄耳目於臺
諫心膂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堯舜之與賢也禹湯之傳子也論者謂堯舜不
私其子然使啓非賢而太甲不遷善則禹湯有
不得私其子者故南巢之放禹不得而有夏矣
牧野之伐湯不得而有商矣以是知堯舜之善
愛其子

禪家曰絕學玄門曰絕聖此爲已學而絕學既
聖而絕聖向建立處掃除離絕名相能所皆空
者言之非未嘗學也而可言絕學未至聖也而
可言絕聖儒者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使其未
嘗學也何所損哉
釋氏之輪迴不特生死輪迴凡念頭起滅卽是
輪迴如前念滅而引後知後念生而續前滅種
種取捨無非是相故一念之起生之類也一念

之滅死之類也於中解脫是了日用中小生死
玄關牝戶此言陰陽往來闔闢之機交合綿續
根柢出入是謂天地之根或以口鼻心腎爲玄
牝者是涉形相何以云若存也故董思靖曰神
氣之要會曾道冲以爲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
冲和而藏氣俞玉吾謂坎離兩穴妙合二土混
融神氣不落名相者斯近是矣
寺刹中地獄變相具刀林沸鑊極陰慘之狀使

觀者悔惡遠罪然必在當人起念處懺除而愚
惑者謂生前一切罪業沒則可假僧梵懺除是
使爲惡者得造業於生前祈免于身後藉以爲
釋罪之因而恃以無恐昔方蛟峰有云或問鑊
湯地獄中何以無和尚曰若使閻羅有罪亦要
和尚懺除

無雲之月有目者所快觀也而盜賊所忌花鳥
之玩以娛人也而感時惜別者因之墮淚驚心

故或見境以生情或緣情而起境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往往求服餌以
希慕長生然于世法中取數已多恐造物者所
靳惟以嗇處泰廉取而薄享以迓續其餘可也
昔白香山忠州別駕命下明日而卅竈敗蓋世
間法與出世間法不兩立若此

處治安之世而戒以危亡履盛滿之勢而戒以
知止當嗜慾之熾而戒以節忍則諱惡其言而
據以求悟是守枯筌而索舟劍也

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
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疎只于知崇上
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躐高遠
長浮虛之習是所謂履平地而說相輪處井幹
而譚海若者也

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為程朱之學者支離
語言故直截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于

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畧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
禪家以無言遺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而後來
學人復向無言中作窠臼也

孔子曰隱居求志孟子曰得志澤加于民所謂
得志者得行其所求之志也苟道不行于時澤
不加于民雖祿萬鍾位卿相不可謂得志也故
昔人云不論窮達利鈍要知無愧中只是得志
仕而不得行志或諉之時不可爲者往往依違

象中曰無奈時何然時亦人所爲也如荆公新
法一時奉行者迎合詭隨釀成已甚間有不樂
居職欲投劾去堯夫曰此正今日仁人君子盡
心之時晁美叔爲常平使者東坡貽書曰此職
計非所樂然仁人於此時假以寬大少舒吏民
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二公之言若此彼徒潔
一去者于已分得矣如時弊之不可抹何
世軻中千岐萬徑耳目聞見遇事之不可人意

者置之或不能忘憂之而非已分所及則以無
可奈何付之而已此古人所為憂世而未嘗不
樂天也昌黎有云樂哉何所憂所憂非爾力

此之謂其大味也
八難得也
夫曰此五今日之入者
一曰此今日之入者
中曰此今日之入者

貧士錄

貧士傳序

吳郡黃姬水撰

粵天生民惟民有欲迺作君師俾寄平理故帝王之治井授廛分務存普濟而玉燭之化人熙戶給自臻大同粒被之外靡圖滋羨富貧之目於斯未分自夫鴻古既降窮縱肆趨茹抔土茅之俗遐珍甘峻雕之風起故天下之民五性蠱其衷十盜集其室盈則驕華僭于宸御歉而匱

士傳
許蹈赴頓陶貨鎡豐溢者力適而勢彰金篋單
虛者友疏而家誚於是各人其人各心其心舍
予身皆胡越處一姓爲仇讐攫而爭也如猛獸
鷲鳥豢而養也如廐肥欄畜然祿以德享財非
恃入精英之聚鬼神所殃多藏之門鮮不離咎
如漢卓以郿陽而族晉崇以金谷而收若是燼
滅者不可勝紀良足鑒矣然昏惑沈淪危亡安
樂莫不熙熙利來攘攘利往貪墨克培而桀心

充位饕餮苟得而跣行塞閭貴豪積貨于丘山
元庶槁躬于溝壑嗚呼此天下所以日就于匪
康而貧士之所以罕覯也困亨貞于周辭無怨
難于洙訓豈我誣哉然庸彙雖繁廉資者特受
情瀾雖倒清介者獨持則代亦有其人焉由今
論世卽事考心或逸尚高盤弗屑塵穢或懷冲
養順恐係天和飽仁飫德則澹視如雲苦節清
修則巖禪若兔保身明哲以遠害而輕履命舛

車以居易而泰昏襟半玄造意軼遐皇不以欲
疾不以俗憐不以終俞者也吁哉卓乎其諸蜂
管蟻競而盡鳳舟山神龍滄海超然無累矣乎
使天下皆貧士之心焉則揖讓成而雍皞登矣
詎可易視之哉慨其不樂世聞名跡韜閤間有
發見經史百家者不有類傳曷使披仰馬遷之
紀貨殖但刺淫奢揚雄之賦逐貧未融嗟抑陶
歌蕭詠緗帙多遺予也幼遭坎壈雖處屢空之

時緬懷古人實獲晏如之抱癸巳之春青陽臥
疾乃就榻上徐爲編摩姬周迄今凡得七十五
人列爲二卷務皆畢老無榮斯登芳簡倘先微
後達老乏少殷有一朝之遇者皆所未遑也始
之叙述繼以頌揚庶乎景表懿德遠揄素風則
是傳也匪徒爲一已之私好將以望天下之固
窮君子庶幾有聞而起也

貧士傳上卷

吳郡黃姬水撰
樞李王子逸校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
公當夏五月披羊裘負薪而過之季子呼公取
焉公投鎌于地瞑目拂手而言曰子何居之高
而視之下貲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五月披裘

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知其為賢者請問
姓字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也遂去
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札也行國公遘中達食薪力負冬裘夏披黃
金可拾素操豈移秘名
佇覽莫追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世亂逃耕蒙山之陽墻以
莞葭室以蓬蒿牀以枝木席以著艾水飲菽食

墾山播種蕭然世表也楚王駕先其門當萊子
織畚而言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萊子許之
其妻曰妾聞酒肉我者可鞭箠我官祿我者可
鈇鉞我妾詎能為人所制哉遂投其畚而去萊
子亦隨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積而衣
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蹙然改容于斯言

老萊鴻翼蒙中耕處草木遵遊水菽啜咬綠
闡陳謨朱方偕底績毛食粒蹙容宣父

榮啓期

榮啓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隱居窮處遺物求
已時披裘帶索行吟於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
索者何索嘗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
樂曰吾樂有三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
人以男爲貴而吾得爲男或皆不免于襁褓而
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
者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聆其語

爲之三日悲焉

啓期至素拒外抱中以敖舒詠因服表衷志
揚舜絃詞慨尼聰三樂弗諼一丘固窮

春秋三子

春秋三子者楚之交子曾之周子齊之狂子也
三子生當衰世之季目覩王綱之斁思欲絕景
雲表濯志溟澤乃相與居泰山之陽處環堵之
室葺戶不扉蓋茨不翦而高歌不輟君子謂可

方之倪缺云

殊方三子同道一心
蠲視姬邦鳳遠
泰岑作
幾舉色舍和保真
豈謂陋栖廢厥高吟

鮑焦

鮑焦者不知何許人也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
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于此也焦曰天
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于此也吾聞
之世不已知而行之瘁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

毀廉也瘁行毀廉然且弗舍惑于利者也子貢
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君者不履
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下之下莫非
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
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于
洛水之上

於烈鮑焦躡步周行
耻辰叔季結想上皇日
賜啓言投疏立僵孤潔名流洛水並長

齊餓者

齊餓者不知何姓字也齊大饑黔敖爲食於道以待餓人有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者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迺揚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淄境荐凶敖也設食槁瘁有來虛餓孔棘呼嗟致聲舉瞳作色簞豆終揮舍餒甘沒

有穆先生正以矩身祿辭兩國室乏兼辰缺歛曾惻撫謚妻此存雖苦節歿乃康名

北郭騷

北郭騷者齊人也結罟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

使人分倉粟府金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君出奔北郭子曰吾聞之養及其親者身仇其難於是以身死白之

騷尚蠱盤鉢陳晉寵毋蓋莫充相門斯踵銜惠何深酬身忻悃取不貳廉死非傷勇

仲尼三弟子

仲尼三弟子者顏回曾參原憲也回嘗簞食瓢飲處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

賢之它日嘗列弟子之行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及回死無以葬厥父顏路請夫子之車以爲槨云參不仕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緼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而卒傳孔子之道憲居以環堵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柘爲柵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歌子貢盛服軒車往見

原憲憲韋冠緹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先生病矣
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不能之謂病
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素王樂天水飲疏飯道鑄三賢器同一範乃
回幾化乃參聞貢彼不受命曷知貧憲

河上貧者

河上貧者宋人也家貧緯蕭而食其子没于淵
得千金之珠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

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
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君子謂其不以貧而苟得焉

宋有玄人希微澹寂溯澗幽盤織葭聊食厥
嗣淵投月珠乃獲量龍作戒碎糜它石

子桑子

子桑子者不知何許人也子輿與之友霖雨十
日子輿恐其病也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

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也母耶天乎人乎有不
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
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
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
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桑也居困輿實良朋浹旬病雨一飯造門歌
絃甫奏思故方深究之莫歸彼生辰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
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饑色或告子陽曰列禦
寇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
子陽與粟數十乘禦寇見使辭之其妻望之而
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
過而遺先生食不受其命也哉禦寇咲曰君非
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
且以人之言居一年子陽與其黨皆見殺列禦

寇獨全著書八篇曰

鄭圃列子壺丘是

荆名山霽清謐女饑彼

以人饋我以身辭言窮巷世仰冲虚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家貧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以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

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著書內外篇不仕而終

莊生知樂漆園曠逸郊犧不為塗龜自厄假粟監河誇金三百達言罕譬秩有倫春

鵜冠子

鵜冠子者楚人也隱居幽山衣敝屨空以鵜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用馮諼常師事之後顯于趙鵜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諼絕終身不仕

荆有哲靈幽巖芳蹈服不周形冠因作號赤縣隱名丹書闢道有朋師顯斥交終操

顏觸

顏觸者齊人也居齊下邑宣王致見與語以爲君子也願請受爲弟子觸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而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雖貧晚食以當肉緩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悅而已因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終身不辱

觸居側邑明擢齊宣侯師雖顯山玉弗完至

道一陳鄙邑言還貞璞無願君子誦焉

陳仲

陳仲字子終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以為不義嘗殺饋鶩與食出而哇之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飲不非義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取其子李食之楚王遣使入金欲聘為相其妻曰亂世多害恐

先生不保也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

子終蚘搯於陵自竄鶩哇兄饋李充糟半乃屨乃纏乃衣乃爨楚患內規高潛園灌

王高

王高者秦時人也當秦末饑亂父母兄弟死者十有五人家貧徒壁立夫婦晝則傭耕夜則伐草燒博飢食藜藿寒衣草衣而夫婦安然不變所守焉

高生不辰會秦鹿失犖然匹婦罄爾四壁晝
擣夕薪草衣藿食素患與貧而無戚戚

宋勝之

宋勝之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居穀城聚中孝慕
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家貧不能自贍乃依
食姊家數歲往受易長安以信義稱從兄哀爲
東平內史遣使招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
之願也乃去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

相孔光就太原辟之不至

勝之德淳至孝作人姊食從寄兄爵茂輕樂
游郇園耻就孔勲絃菜綜玩展也鴻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閉門養性不治榮名與同
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
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時人莫
識唯劉龔知之

仲蔚削智繕世自陶玄珠則保浮名弗饗采
椽唯何惟蓬與蒿獨彼劉魏雅素締交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人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
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返其餘潛隱
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與同
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向子委順榛莽屏居食淡每置受鬻返餘潛
玩微象暢契玄知綠海携友名岳偕歸

孫期

孫期字仲或濟陰武城人也習京氏易古文尚
書家貧不仕事母至孝養鰥寡供乃于大澤中
執豕以資奉養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壻畔黃巾
賊起適期早陌輒相勅約曰莫犯孫先生舍司
徒黃琬特辟之不行終於家

期也居約職共爲子乃從先澤牧厥始豕青
衿孝質芳壘詔語德懷蠶寇名徵天府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以周黨之
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
仲叔曰吾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聊受而弗食建
武中司徒侯霸既辟至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
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

一片屠者或不肯與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
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
去客沛以壽終

清矣仲叔廉節輿推友饋弗嘗公聘再辭皤
顛在旅鮮食莫需索躬從沛卒老于斯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鴻幼遭亂父卒卷
席而葬受業太學家貧厲節學畢牧豕於上林

苑中誤遺火延及它舍悉以豕償其主猶以爲
少鴻無它財以身居作後聘同縣孟光入門不
荅乃更椎髻布衣搯作而前乃喜曰此真梁鴻
妻也有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復至吳
君臯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孟光與食舉案
齊眉伯通知非凡人乃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
既卒伯通等爲葬于要離冢傍

伯鸞清白幼遭屯極惟皇作合彼美令德力

耕陵山爲春吳國良彥借心烈士並域

張楷

張楷字公超不知何郡人也治嚴氏春秋古文
尚書就學車馬填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以候
過客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
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輒還鄉里
公超克學融博古今簪從既廣鵠徙何深花
邑時駕玉壺永春優游郊里忘厥處貧

孔嵩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
爲新野里卒友人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
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
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共與俱曳長裾
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
處于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于賤業
晨門肆志于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

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令代嵩嵩以爲先備未
竟不肯去

嗟爾仲山淪賤攻苦才成國器氓編邑伍駟
侯新郊節逢故與握手論交報言援古

吳祐

吳祐者不知何地人也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
而不受贖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
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

無耻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祐方弱冠即抱莪悲匱却將贈牧諷典書父

交相邁忝生載規人各有心厥志莫移

婁壽

婁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孩童岐嶷有志梳髮

傳業好學不厭榮沮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藹

遲夷衡門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麕絺

大布之衣糲糶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椽樞瓮牖

樂天知命確乎其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識貞之

士高尚其事年七十八卒國人相與論德處謚

曰玄儒先生

元考純叟性澄不誘敦志星帷滅景雲藪在

歉克熙于天宜耆玄儒國謚懿述弗朽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家貧

郡縣欲以為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

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錢五千與聞縣宗仲至
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常
以蓋幅自障出入入則蔽前出則掩後以母喪
歸凡司徒尉大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
二年卒

懿哉林宗胥吏豈羈遐追聖學言邁王畿蛾
習典學麟獲授書奔衰歸處藏器栖遲

符融

徐氏父子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讀書豐城楮山之
厓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
服其德常齋磨鏡具到所任備以自給桓帝以
玄纁備禮徵聘陳蕃胡廣黃瓊交辟不就靈帝
欲以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
隱居不仕躬行稼穡倦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
彌篤不受惠于以太守華歆禮請相見辭疾不

貧士傳上

序

詣建安中碎

孺子者何挺生杰出田耕止共鑑磨行給臣
僉檄求帝兩旌辟子胤丕承足昭先德

至家貧常自採薪非其心不食恭烈義難自
翁蘇字壽子新章南昌人少讀書豐城山
翁月父子

貧士傳下卷

吳郡黃姬水譔
橋李王子逸校

庖累

庖累字伯重京兆人也遭亂播遷徙鄴喪婦乃
詣洛陽遂不復娶獨居道側以甌甑為障施一
厨床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
不輟衣緼敝服嘉平中縣令閱其孤老給廩不

貧士傳下

足就工作禪糴糧出後以疾亡

伯重曷師青牛戶堂遠播京洛子止塗傍潛

道觀文理素詠紺須捷縣服庸保索糧

寒貧

寒貧者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

乃就學長安宿儒樂文博氏通詩書於眾輩中

最為玄靜關中洵亂南入漢中不治產業不畜

妻孥晝夜誦詠道書後還長安獨居窮巷冬夏

敝衣連結里人與之衣食不取郡縣以其鰥寡

給焉時乞于市亦不多取人問姓名不荅故因

號之曰寒貧也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

所欲瞪而不言因與脯糲及衣取其脯一胞糲

一升而已

德林玄默範彼樂儒塵業弗務道典日披寒

貧致號芳字莫知戎臣問遺取食却衣

孫登

傳下

二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居郡北山窟
土為室夏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
撫琴性無恚怒見者皆親樂之時游邑都所經
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嘗在宜陽山中文帝
使阮籍往觀與語不應嵇康從游三年問其所
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以才多識寡戒之後
不知所終

公和弗偶宜陽居穴炎曦蔽草寒暑被髮文

係虞絃載鼓載閱阮叩絨言嵇遊戒別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
至洛陽常宿白社中或乞于市被髮而行逍遙
吟咏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全綿棄而不
受著作郭泰楚就社中與語載與俱歸復貽書
之仕京詩以辭之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
寢處唯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而已

威靈顯踪洛陽客至索栖幽社汗游嚙市達
矣行吟鄙哉言仕倏焉選舉獨遺玄賦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
友聞每採桔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蠅虻
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
使統屬太平當與元愷評議遇濁代念與屈生
齊潔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

意于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毛灑汗匝顏
赤心熱口張耳塞也言者大慙

統幼孤匱孝睦則聞采林星往拘水海征顯
榮茲勵沮溺自任欵形迥世畢影高襟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遜服
畢不娶步趨入吳興大辟山窮谷倚木于樹苦
覆而居恒著鹿裘葛巾不如酒肉區種菽麥采

竹質盡以供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携與
俱歸颺嘗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颺追遣使
者置衣而去後衣爛口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
名遣船車迎之文荷擔而至居導西園温嘗問
曰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
能佐世後逃歸臨安既卒葛洪庾闡並爲作傳
贊頌其美云

郭文嘉尚山水遐思名鳥既歷荒谷攸居颺

服弗御導園整栖一朝捐瑟二括揚徽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翻少有志搯辭州郡辟
家于臨川以漁釣射獵不涉世交居貧無業欲
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至稻將
熟有伊認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給之以稻還
翻翻竟不受其魚獵所得或從買者不取其直
亦不告姓名嘗墜刀于水路人有爲取者因遂

與之路人固辭謂曰爾所不取我豈能得復沈
刀于水其廉不受惠皆類此也

武昌翻里臨川寄室乃耕汗菜禾成弗獲乃
鬻漁獵售人無直沈器連漪允符清德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好老易居縣北石山
下與諸孤子弟共釜庾以拮拾自資同拮者爭
穉道虔悉以所得與之爭者媿慙後每事輒云

勿令居士知冬無複衣戴顛聞而迎之周以錢
服及還悉供諸衆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
道虔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忱之相與餽給
受業者始得有成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
儲而琴書爲樂以終

道虔玄澹老易妍文饑仰掇穢寒鮮複衿戴
周瞻族孔給淑人老年藿食琴典欣欣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孔子二十六代孫性好墳集山水爲太原王公所稱居會稽剡縣茅室蓬戶庭草蕪徑牀上有書數帙而已與處士戴顒王弘之王敬弘等並爲人外之交又申之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其飲訖暮而歸或恠其若此荅曰固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鄭方明要之不至使謂曰苟不入我郡何爲入我郭

淳之咲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屑往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去家人莫知所在後東歸七年卒

淳之屬懷崇丘山水徑草芄芄牀書楚楚三星締姻一壺成禮郡招耻屈帝徵逃徙

翟法賜

翟法賜者潯陽柴桑人也曾祖湯莊父矯並

高尚不仕法賜結屋廬山以獸皮結草爲衣雖
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微碎不就後家人至石室
尋求因復遠徙後卒于巖石之間

翟世清高法賜尤皎栖秀餐靈服毛御草迺
避敷求復投杳渺達人就蛻青巖陳孺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
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作舍野外非其力不

食妻亦不慕榮華樂其儉苦共乘薄笨車入市
賣易周用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遣使存問
凝之荅書稱僕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
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
也荊州年饑義季慮其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將
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自
其饑餓後携妻子入衡山不返元嘉二十五年
卒

白尚凝之古逸自期于宗謝業于野爰居括
媛同德賢王抗儻然陽終隱遂厥遁思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少有高志談玄屬
詠携妻入會稽山業採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
人所取明日復然人稍怪之積久始是朱處士
所賣須者隨多寡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
不售資匱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追

念母氏亡于冬月衣無綿絮自此不御嘗寒時
就孔顛宿衣被單袂顛以臥具覆之旣覺引臥
具去體謂顛曰綿定奇溫卽洒涕悲慟顏峻爲
東揚州餉穀三百斛不受百年卒蔡興宗爲會
稽太守贈米以給孔氏遣婢詣郡門固讓時人
笑之以比梁鴻妻云

百年玄蒸樵山自給一日弗售兼旬無食孝
不御溫廉能却物淑妻辭饋並彰清德

顧歡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為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壁舍後聽無遺亡者夕則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居剡中天台山每日出戶山鳥集其掌上取食年六十四卒

歡也農流性資秀悟年方岐嶷推甲作賦屈垣晝業然糠宵度機心永絕山禽掌哺

吳蔡二隱

吳苞字懷德濮陽涇城人也學善三禮老莊過江教授葛巾竹塵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于褚淵宅講授論語隆昌元年徵大學博士不就蔡會字休明陳留人也常慕苞清抗圭窬自守不與俗交李膺謂江斲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

夷涅而不淄曰白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懷德鉅儒北學南師徒揮宋組鑰闡曾書休明景式高抗亦特古稱夷白焉頌不虛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少而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耳焦及地上學書及長讀詠不倦妻亡不娶自比于曾參宅南九里有九

巖山遂移居之家極貧婁而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前後徵辟凡十數皆不就伯珍幼艱抱影長嘯藝翰摹精古墳探奧九巖逸栖四人齊耄自擬曾參世稱商皓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敏慧博學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人號爲織簾先生又傭人伐竹以繼醴糜嘗苦無書因游

郡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稱疾
歸鄉無所營求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
徵薦不就著易禮老莊等要略數十卷于家
麟士俊敏尚志窮居誦口而畜業手以需討
典都游終履鄉歸昭昭經述來嗣足垂

沈顓

沈顓字處默幼清淨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
之爲人家貧惟讀書著述獨處一室人罕見其

面從叔勃貴顯還吳賓客填門顓獨不往勃就
之顓迎送不踰閭勃歎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
也齊末兵荒與家人同甘困餓二日一餐或饋
糧肉閉門不受惟采蓴荇根供食以樵采自資
怡然不改其樂

處默高步憲禕欽風守我冲寂傲彼尊榮饑
戎並遘養膳皆空山植溪毛日奉以供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士人也孝緒七歲出繼
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萬應歸孝緒
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姊琅玕王晏之母之
聞者嘆異性至孝既冠荅父彥之誠曰願跡赤
松于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餘生以免塵累
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貧無爨僮
僕竊隣人墓樵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折
屋而炊所居惟竹一叢而已

卓哉士宗年芳行偉百萬推金一塵甘餒瀛
海清涼穎陽高軌叢竹安愉沒窮無悔

劉訐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幼貧性不欲仕時有辟
之者訐卽挂檄于樹而逃事息乃還亦不願娶
與陳留阮孝緒及族兄歆日夕招携都下謂之
三隱卜築東澗有終焉之志每遭窘迫併日而
食隆冬或無氈絮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

常著縠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忘返神理
閑正姿顏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天監七
年卒謚曰玄貞處士

許當離紀孤困卽遭觀賓弗利比友相招東
澗盤止遠岫遊遨玄貞清謚千載猶昭

胡叟

胡叟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家蒿室草廛唯河自
適嘗謂人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光不治產業饑

貧不以爲耻養子字螟蛉以自給每至貴勝之
門恒乘一犢牛布囊容三四升飲嗽醉飽便盛
餘肉併以付螟蛉見車馬容華視之蔑如也

叟不家治寔勝焦光碧草寄趾黃流適情仰
供養子時乞華門視彼榮富太虛馳雲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少通經史兼精
佛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

不改容憚之家徒四壁唯以園蔬爲業縣令上
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吳有元琰敏求慧性既涉九經復昭三乘寂
矣厭紛囂乎居敬藝疏足老終違辟命

朱稚推

朱稚推益州成都人也澹泊絕俗披裘曳索人
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鹿鞞逼
署鄉正委置不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則緝

木皮葉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
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所
輒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
降階與之語不荅惟瞪視而去士廉拜曰祭酒
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屢存問輒走林草自匿
云

稚推恬閉裘素陶熙裕襟弗諒世網苦廩構
雲取壯稊草由願友治請言默示無爲

孟浩然

孟浩然襄陽人也骨頹淑清風神散朗灌蔬藝竹以全高尚然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負名不挂于選部聚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郡守韓朝宗偕浩然入秦先揚于朝約日引謁及期會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忘之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它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終于冶城

困

楚嶽隍靈孟招挺生林嘉遜尚文妙匠心放適情志任適天真臨觴負諾樂豈易名

高釋

高釋者長安人也有古人絕行慶曆中召至京師上欲命官固辭歸山賜號曰安素處士家甚貧妻妻子寒餒終不以困故受鄉人饋遺閉門讀書而已

貧士傳下

共

高子勵行卓犖邁古德聞帝擢號錫山處室
用雖艱鄉周弗取唯勤遜志披文暢喜

杜生

杜生者莫知其名時人呼爲杜五郎潁昌人也
所居去邑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子並居前有空
地丈餘卽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
孫軫往訪之自陳村人無能公何見顧軫問所
以爲生對曰昔有阪田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

反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僦屋居
之與人擇吉醫藥聊以供飢粥有時不繼云

杜生野寄逾紀潛門讓敵敦睦俗室裕貧嚴
卜韓方以粒以薪孫尉惠綏盼厥條陳

俞澹

俞澹字清老金華人也貧而無室栖山以居人
呼之曰半山道人荆公王介甫嘉其潔尚乃彊
爲釋牛山以資澹曰無錢得祠部耳公爲買之

號名紫琳已戒期祝髮愆而不至公訝詰之澹
曰吾思僧不易爲生龜脫筒亦難堪忍祠部已
付酒家償負矣

清老放達風神塵表麗偶弗偕芳林孤蹈名
公致嘉迦業強造曠性不堪從厥所好

賈收

賈收字耘老烏程人也以詩著名喜飲酒家素
貧東坡先生每念之嘗作古木怪石書其後以

贈云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爲作古木怪
石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看還飽人否若吳興
有好事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
者當便以贈之不爾可令侍姬掌貯須添丁長
以付之也

賈生茂士握槩吐珠綠鬣則嗜白衣罕携室
當交謫友實致思嘉圖雖慰玩豈忘饑

丁時習

丁時習字行可邵武人也父廷彥爲太學錄以
忤蔡攸歸卒時習遂棄青紫業僦舍掩籬玩讀
經史晏如也鄉朝貴有以書薦於有司終不往
謁妻危氏同甘苦未嘗以貧窮見辭色子百之
千之夙興供洒掃具蔬食畢卽受業恭謹終日
杜來爲之立傳

廷彥邦直克陶哲器國止青蠅園藏白賁令
妻刑德翼子繩義藝士昭揚播芳百嗣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州郡禮請孝廉連
辟皆不應會黨事妻亡貧無殯斂潁川張元祖
來存融推所乘羸車牛馬欲爲具棺服融不肯
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
卽土埋葬而已與同郡郭林宗田盛並不仕以
終云

偉明逸韻杭道虬盤婦亡無斂友欲備棺乃
行古志青野埋捐同襟借逝用晦林泉

申屠蕃

申屠蕃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家貧備爲漆工
郭林宗見而奇之少有名節鄉人稱焉父母卒
哀毀思慕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
禮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前後凡蒲車特徵皆
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恬曠子龍被褐處空冲心玄境汗跡傭工瞻
依早失經緯咸通蒲纁數返考命以終

彰清蘊書適熙天抱窮以歿題轡弗全

何溥

何溥字商霖永嘉人也潤澤詳整屬詩知名釜
爨常空而意趣悠然漠不爲累也葉水心常稱
其凍餓自守之樂死之日殯具無貲其友翁忱
率素往來者葬之

溥也推儒聖步賢趨玉堪擬德實偶彰儀躬
遭育鞠心嗜道腴獻稱有試友殯無歸

周方叔

周方叔字矩道居丹徒築室五州山下讀誦不休家貧或終日不得食鄰僧乞米送之一日龔農卿準孫常州吳會造其廬無以爲具乃烹犬食之二公忻然盡歡歎息而去

矩道富廬考墳自娛如何桎施乃繼儒糜朝軒有造山釜無儲羹獻作饌式宴樂胥

呂徽之

呂徽之天台人也居芳山中綜博述詠安貧逸名常漁以自給一日携弊楮詣富家易穀露頂袒褐布襪草屨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閣中語貴遊子弟詠雪苦吟弗就徽之哂焉迺出侮之徽之口占以荅無不精美問其姓字終不言諸子弟曰嘗聞吾鄉有呂處士者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耶曰吾農家安知呂處士因惠之穀徽之怒曰不義之貨我何庸

取逐去諸子弟瞰識其所雪霽覓訪唯草屋壁
立忽米桶內有人乃徽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
為障耳因問先生何在荅曰溪上捕漁乃至彼
見之徽之隔溪謂曰少需之得魚易酒飲諸公
也俄頃携魚酒至盡歡散別翼旦復躡其蹤則
徽之已行矣

作者徽之絕塵不羈益未由擣網罟捕魚道
趾一出僻瀾人知諸少甫扣孤雲復移

胡汲仲

胡汲仲字長孺天台人也特立獨行凍餓有守
趙子昂嘗為羅司徒奉鈔百錠請作墓銘長孺
怒曰我豈為宦官墓譽耶是日長孺絕糧其子
以情白坐諸客咸勸之受長孺愈堅嘗送蔡如
遇歸東陽云糜不繼襖不溫謳吟猶是鐘球鳴
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夷風沿濁卓生長孺履有確守困無纖累雖

當粒絕終辭墓譽歸友贈言堅哉見志

杜有開

杜有開字伯陽江陰人也家貧授徒以給妻吳氏辟纒助之天曆歲歉學徒散去吳之弟繼勸鬻墓地少延餒死有開在羸憊中堅持不可繼欲挈吳歸吳曰夫能盡孝我獨不能盡婦道乎遂相繼枕藉死鄉人憐之

伯陽碩儒庾炊莫給養蒙而臨載緝以易孔

鞠饑灾克全守德子經婦義斃焉弗失

張介福

張介福字子祺覃懷人也從姑氏來吳少慕鄉招許衡遂軒軒以禮自持爲學誠篤周旋規矩張士誠入吳兵掠其舍令導諸富不從乃刃其面流血仆地復戴冠危坐而顏色自若家素貧寒冬不具衣襦或遺以袂絮固辭之雖小物亦不受及死語人曰吾學古人一無所成死有餘

憾矣

覃懷秀產吳邑卽旅志在希賢動能中禮白
刃莫懾素介無取生雖聞道沒猶含悔

王達

王達字志道錢唐人也足一跛家極貧無以朝
夕因賣藥賣藥復不繼又市卜博究子史百家
客至輒談今古不休人知其辨博每以疑難質
之無不口應

跛者王生外款內足山袖秦方市簾楚卜學
必窮年談唯稽牘粵義隱詞質皆彰暴

王賓

王賓字仲光吳郡人也志不願仕永樂中自壞
其面終身獨居無妻子鬢髻布袍游行市中家
貧無業賣藥以資所至羣兒隨焉郡守姚善枉
謁衡門賓據坐受拜以道誨之若師弟子姚少
師廣孝貴歸來訪弗肯見方盥掩面而走

貧士傳下

五

仲光耽漁獨影窮
栖毀顏佯廢編髮高嬉性
借赤子道屈貴輿同邦企德展矣我師

邢量

邢量字用禮吳郡人也平生不娶併童僕無之
弊屋三間青苔滿壁室中唯左右古書披覽薪
水躬自秉執惟炊黍分而食焉未嘗得一煖食
折錙敗席壞麻破被蕭然其居也及扣之經史
傳記無弗應者客至清談不設湯茗有奇彥數

人每謂之必挾鈔以往午則買食它處復就談
焉量以是畢老

一邢叟好古經紬史究室乏御令身勞井日晨
炊昏餐著麻寒覆問奇有來如鐘在叩

貧士傳卷之下終

必習發其淑興霽問音亦來收斂其
一 泚叟孩古弱雌安突宰之斷命良營其日景
一 誦量以具單來
一 入我時之必其燧以卦千阻買食守與野掠結

貧士傳後序

噫易表聖賢之養禮著下流之餒其恭與約爲
不同恭與簡爲弗一者何也蓋時有招人則豐
公以大奉類分中上則秩節以次施在昔帝王
無愆于接下者之道也世降風移名浮實掩
淑慝之分既喪貞黷之鑿遂昏始有不得其職
者衆矣故尸祿靡媿食貨每積于侈傲之公卿
竊權罔疑富殷咸屬于樂康之近戚瘠形饑喙

徒履端方號婦啼兒虛窮經緯行危朝野儲儻
石而一磬懸學貫天人禦三冬而四壁立豈但
執飄之回懸鶉之憲而已乎然又土室茅茨居
其身而樂道者不知其非雕綺也漁樵傭保人
其伍而尚志者不知其非師賓也糝糠草樹充
其腹而守貞者不知其非膏粱也傾篋虛囊立
其家而抱術者不知其非貝玉也在士則然而
矜非資澤見者自輦蹙而弗安哀不富人聞者

將驚怵而不已閔通靈恠傷動帝祗其可以燕
越之情爲同人之感乎嗚呼食力者先民處世
之務求已者元聖訓人之方飲河非餘安枝惟
一惜乎日昇溟而需粒食禽歸林而飽稻梁黃
白難通拯閑枵而無賴青錢失毋給晨夕而終
窮方屨非少壯之剛奚周芟柞身孤無亞旅之
助必匱蓄蓄貴客驕人穢形耳目飾冠袪服塵
卽襟懷富仁寵義之莫知特方桑翳握瑾席珍

之弗許竟比褐寬殊不知銅臭之聲嘲譏自古
守財之說言議逮今石崇郭况之羸報殊禍福
陶朱程鄭之裕迹辨邇遐豈挾有于夜臺無懷
資于泉路蕩凌子姓終爲馬鬣之封棄背僮奴
半作牛犁之墮地司鬼錄無別于萬鏹之夫藏
魄游魂未顯夫千金之子垂尤世世貽笑人人
而貧士者廉儉之搦栗人嚴雪明清之抱洗物
澄江播善八紘飛芳千祀長夜斯卽永迹非共

盡之流沈明莫聲不朽豈同腐之族墨硃記載
竹素流傳遷昇改朔而義問不移變海徙田而
德音孔固此蓋貧于財而富于德空乏于一朝
而優崇于萬世也若彼富人寶神尚守精爽猶
存玉食力珍方丈之豐而陳饋妖宮極美翔天
之廣而寢輿聽康士於清蟬目餓夫於饑鳥貸
貫錢而德色何能指廩而棄舟舍一羹而沈吟
豈諒投珠而抵璧欲如丘壑至素首而未盈貧

似鷹狼底汚身而尚毒仇歛萬民之食戲偷百
物之精之斯人也不亦愚且肆耶且陽痺無憤
盈之私白藏有溥長之慶錦絺謂之同被藿肉
乃曰齊嘗豈或怨尤乎一時之遇而忘彼大道
之無健羨也哉蓋貧者士之常素者易之履舍
車徒步在材之鶴可歌却釜躬耕于磐之鴻莫
叙無嚴令而不援垂街之寶非姦名而不拾在
道之金嗟來弗受噉爾豈安蓼蟲忘乎在辛壤

蚓安于食槁孤竹採薇有時可逝赤松辟穀無
地能求性忍滑甘既無累于羣欲生還造物允
不繫于一心使天下而多若人則制畝不分何
起未均之歎公養無設誰興或簡之思出入相
忘動止以道莫傷太清之化克保太公之風人
趨不令之徒家臻必封之俗矣曾曾有操弧之
志無授筆之祥學疑買櫝而還珠迹類登庭而
獻玉青雲莫致素服屢塵少年結裘馬之場衰

貧士傳後序
頑闕龍鳳之署向平之事未畢貢禹之家孰知
百畝之田未盈伏臘數楹之室聊適起居握筆
題詩窺陶謝以爲門戶舉杯說劔執韓白以作
機符誨爵旣遺詔祿罔及亦惟多文爲富奉義
以尊玉饌之人均作競戴之旋蟻紈袴之子等
于化草之流螢固虞性而樂天也詎輕世而傲
物哉姪姬水著貧士傳各系以贊而又冠以序
其文爛然也予始志于近取未嘗一覽而晚節

末路困蹇屯否之餘讀之深有所感是用作後
序以足其未盡之意爾

嘉靖辛亥歲七月七日中南山人黃省曾撰

焚椒錄序

焚椒錄序

鼎于咸太之際方侍禁近會有懿德皇后之變
一時南北面官悉以異說赴權互為證足遂使
懿德蒙被姪醜不可湔浣嗟嗟大黑蔽天白日
不照其能尸說以相白乎鼎婦乳嫗之女蒙哥
為律耶乙辛寵婢知其奸構最詳而蕭司徒復
為鼎道其始末更有加于嫗者因相與執手歎
其冤誣至為涕淫淫下也觀變已來忽復數載

頃以待罪可敦城去鄉數千里視日如歲觸景
興懷舊感來集乃直書其事用竣後之良史若
夫少海翻波變為險陸則有司徒公之實錄在
大安五年春三月前觀書殿學士臣王鼎謹序

焚椒錄

大遼觀書殿學士臣王鼎謹述

明秀水殷仲春海鹽姚士彝校

懿德皇后蕭氏為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之少
女母耶律氏夢月墜懷已復東升光輝照爛不
可仰視漸升中天忽為天狗所食驚寤而后生
時重熙九年五月己未也母以語惠惠曰此女
必大貴而不得令終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

已定矣將復奈何后幼能誦詩旁及經子及長
姿容端麗爲蕭氏稱首皆以觀音目之因小字
觀音二十二年今上在青宮進封燕趙國王慕
后賢淑聘納爲妃后婉順善承上意復能歌詩
而彈箏琵琶尤爲當時第一由是愛幸遂傾後
宮及上卽位以清寧元年十二月戊子冊爲皇
后后方出閣升坐扇開簾捲忽有白練一段自
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問此何

也左右曰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后大
喜宮中爲語曰孤穩壓帕女古鞞菩薩喚作鞞
幹麼蓋言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
也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妃嬪從行在所至
伏虎林上命后賦詩后應聲曰威風萬里壓南
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恠大千都破膽那教猛
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群臣曰皇后可謂女中
才子次日上親御弓矢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上

曰朕射得此虎可謂不媿后詩一發而殪群臣
皆呼萬歲是歲十一月群臣上皇帝尊號曰天
祐皇帝后曰懿德皇后三年秋上作君臣同志
華夷同風詩后應制屬和曰虞廷開盛軌王會
合竒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鹿蠡
聲教薄雞林大寓看交泰應知無古今明年后
生皇子濬皇大叔重元妃入賀每顧影自矜流
目送媚后語之曰貴家婦宜以莊臨下何必如

此妃銜之歸罵重元曰汝是聖宗兒豈虎斯不
若使教坊奴得以可敦加吾汝若有志當除此
帳笞撻此婢于是重元父子合定叛謀于九年
七月駕幸灤水聚兵作逆須臾軍潰父子伏誅
而討平此亂則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律乙辛
與有功焉尋進南院樞密使威權震灼傾動一
時惟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為怏怏及咸雍初
皇子濬用為皇太子益復蓄奸為圖后計矣后

李林金
常慕唐徐賢妃行事每于當御之夕進諫得失
國俗君臣尚獵故有四時捺鉢上既擅聖藻而
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
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患
之乃上疏諫曰妾聞穆王遠駕周德用衰太康
伏豫夏社幾危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
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
不測此雖威神所屆萬靈自為擁護倘有絕羣

之獸果如東方所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
駕矣妾雖愚闇竊為社稷憂之惟陛下尊老氏
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為牝雞
之晨而納之上雖嘉納心頗厭遠故咸雍之末
遂稀幸御后因作詞曰回心院被之管絃以寓
望幸之意曰埽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
作堆積歲青苔厚堵面埽深殿待君宴拂象牀
憑夢借高唐敲壞半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

禁林

光拂象牀待君王換香枕
一半無雲錦為是秋
來轉展多更有雙雙淚痕
滲換香枕待君寢鋪
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
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
相思嵬鋪翠被待君睡
裝繡帳金鈎未敢上解
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
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
貺疊錦茵重重空自陳
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
伊當薄命人疊錦茵待
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
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
來婦懽不終夕展瑤席

待君息剔銀燈須知一樣
明偏是君來生彩暈
對妾故作青熒熒剔銀
燈待君行薰熏爐能將
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
賤自沾御香香徹膚
薰爐待君娛張鳴箏恰
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
中曲常和窻前風雨聲
張鳴箏待君聽時諸伶
無能奏演此曲者獨伶
官趙惟一能之而宮婢
單登故重元家婢亦善
箏及琵琶每與惟一爭
能怨后不知已后乃召
登與對彈四旦二十八

禁林

五

詞皆不及后單媿恥拜服時上常召登彈箏
后諫曰此叛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安得輕近
御前因遣直外別院登深怨嫉之而登妹清子
嫁爲教坊朱頂鶴妻方爲耶律乙辛所暱登每
向清子誣后與惟一淫通乙辛具知之欲乘此
害后以爲不足證實更命他人作十香姪詞用
爲誣案云青絲七尺長挽出內家裝不知眠枕
上倍覺綠雲香紅銷一幅強輕闌白玉光試開

曾採取尤比顫酥香芙蓉失新艷蓮花落故妝
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螿蟻那足並長須學
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領邊香和羹好滋味送
語出宮問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非關兼酒
氣不是口脂芳却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旣摘
上林蕊逐親御苑桑歸來便携手纖纖春笋香
鳳鞞拋合縫羅襪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
鈎香解帶色已戰觸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內消

魂別有香咳唾千花釀肌遺音和裝元非噉沉
水生得滿身香乙辛陰屬清子使登乞后手書
登時雖外直常得見后后善書登給后曰此宋
國忒里蹇所作更得御書便稱二絕后讀而喜
之卽爲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已所作懷古詩一
絕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悞漢王惟有
知情一片月曾窺飛鳥入昭陽登得后手書持
出與清子云老婢姪柔已得况可汗性忌早晚

見其白練挂粉脰也乙辛已得書遂構詞命登
與朱頂鶴赴北院陳首伶官趙惟一私侍懿德
皇后有十香姪詞爲證乙辛乃密奏上曰太康
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據外直別院宮婢單登及
教坊朱頂鶴陳首本坊伶官趙惟一向要結本
坊入內承直高長命以彈箏琵琶得召入內沐
上恩寵乃輒干冒禁典謀侍懿德皇后御前忽
于咸雍六年九月駕幸本寒山惟一公稱有懿

德皇后旨召入彈箏于時皇后以御製回心院
曲十首付惟一入調自辰至酉調成皇后向簾
下目之遂隔簾與惟一對彈及昏命燭傳命惟
一去官服着綠巾金抹額窄袖紫羅衫珠帶烏
鞞皇后亦着紫金百鳳衫杏黃金縷裙上戴百
寶花髻下穿紅鳳花鞞召惟一更入內帳對彈
琵琶命酒對飲或飲或彈至院鼓三下敕內侍
出帳登時當直帳不復聞帳內彈飲但聞笑聲

登亦心動密從帳外聽之聞后言曰可封有用
郎君惟一低聲言曰奴具雖健小蛇耳自不敵
可汗真龍后曰小猛蛇却賽真懶龍此後但聞
惺惺若小兒夢中啼而已院鼓四下后喚登揭
帳曰惟一醉不起可為我喚醒登呼惟一曰通
始為醒狀乃起拜辭后賜金帛一篋謝恩而出
其後駕還雖時召見不敢入帳后深懷思因作
十香詞賜惟一惟一持出請示同官朱頂鶴朱

頂鶴遂手奪其詞使婦清問登登懼事發連
坐乘暇泣諫后怒痛答遂序外直但未頂鶴與
登共悉此事使舍忍不言一朝敗壞安免株坐
故敢首陳乞為轉奏以正刑誅臣惟皇帝以至
德統天化及無外寡妻匹婦莫不刑于今宮帳
深密忽有異言其有關治化良非渺小故不忍
隱諱輒據詞併手書十香詞一紙密奏以聞上
覽奏大怒即召后對詰后痛哭轉辨曰妾托體

國家已造婦人之極况誕育儲貳近且生孫兒
女滿前何忍更作淫奔失行之人乎上出十香
詞曰此是汝作手書更復何辭后曰此宋國忒
望蹇所作妾即從軍登得而書賜之耳且國家
無親蚕事妾作那得有親桑語上曰詩正不妨
以無為有如詞中合縫鞞亦非汝所着為宋國
服邪上怒甚因以鐵骨朵擊后后幾至殞即下
其事使參知政事張孝傑總之辛窮治之乙辛

乃繫械惟一長命等訊鞫以釘灼盡等刑
皆為誣服獄成將奏樞密副使蕭惟信說語乙
辛孝傑曰懿德賢明端重化行宮帳且誨育儲
君為國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以殺家仇婢一
語動搖之乎公等身為大臣方當燭照奸宄洗
雪冤誣滅此輩以報國家以正國體奈何欣
然以為得其情也公等幸而為思之不聽遂具
獄上之猶未決指後懷古一詩曰此是皇后

為飛燕也如何更作十詞孝傑進曰此正皇后
懷趙惟一耳上曰何以見之孝傑曰宮中只數
趙家妝惟有知情一片月是以二句中包含趙
惟一三字也上意遂決即日族誅惟一併斬長
命赦后自盡時皇太子及齊國諸宮主咸被髮
流涕乞代母死上曰朕親臨天下臣妾億兆而
不能防閑一婦更何施眉目醜然南面乎后乞
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許信乃望帝所而拜作

絕命詞曰：嗟薄祐兮多幸，悲作儼兮皇家承昊。
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華。托後鈎兮疑位，忽前
星兮啓耀。雖蒙累兮黃牀，庶無罪兮宗廟。欲貫
魚兮上進，乘陽德兮天飛。豈禍生兮無朕，蒙穢
惡兮宮闈。將剖心兮自陳，冀迴照兮白日。寧庶
女兮多慚，遏飛霜兮下擊。顧子女兮哀頓，對左
右兮摧傷。共西暉兮將墜，忽吾去乎椒房。呼天
地兮慘悴，恨今古兮安極。知吾生兮必死，又焉

愛兮旦夕，遂閉宮以白練。自經上怒，猶未解命。
裸后屍以葦席，裹還其家。春秋三十有六，正符
白練之語。聞者莫不寃之。皇太子投地大呼曰：
殺吾母者耶律乙辛也。他日不門誅此賊，不爲
人子。乙辛遂謀害太子，無虛日矣。嗟嗟自古國
家之禍，未嘗不起于纖纖也。鼎觀懿德之變，固
皆成于乙辛。然其始也，由于伶官得入宮帳。其
次則叛家之婢使得近左右，此禍之所由生也。

第乙辛凶慘無匹固無議而孝傑以儒業起家必明于大義者使如惟信直言毅然諍之后必不死后不死則太子可保無恙而上亦何慚于少恩骨肉哉乃亦昧心同聲自保祿位卒使母后儲君與諸老成一旦皆死于非辜此史冊所書未有之禍也二人者可謂罪通于天者乎然懿德所以取禍者有三曰好音樂與能詩善書耳假令不作回心院則十香詞安得誣出右手

乎至于懷古一詩則天實爲之而月食飛練先命之矣

余讀焚椒錄乃知元人修史之謬也卽如宣懿皇后諫道宗單騎馳獵僅百二十餘言其辭意並到有宋人所不及者其他若陰屬單登索后書及證懷古詩于帝前此乙辛孝傑罪案也可削而不載乎一書去取如此其他挂漏可知矣惟此錄言皇后生于五月五日而道宗本紀稱

類傳金
坤寧節在十二月又云重元父子伏誅則重元
走出大漠自殺耳豈別有所據邪至于錄中所
載詩詞雖淫靡不足道如解却四角夜光珠不
教照見愁模樣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
命人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若道
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此等皆有唐人
遺意恐有宋英神之際諸大家無此四對也併
識于此以俟博雅君子西園歸老題

予得焚椒錄讀之何讒人罔極戕害天倫一至
于此亦宇宙一大變也然與漢武前後一轍惟
道宗因妻以及其子漢武因子以及其妻而兩
孫亦皆嗣位第天祚不敢望孝宣耳荀卿氏曰
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予于此錄而益信矣
吳寬記

此錄有西園歸老跋不知為誰當是國初儒舊
其品鑒亦當但謂坤寧節在十二月則彼不詳

考清寧八年十二月行遠宗母仁懿皇太后再
生禮耳且曆象朔日考重熙九年五月乙卯朔
則五日正巳未也至若后疏以絕羣之獸爲東
方朔所言此乃后誤以相如爲東方也不可
一正之更按王鼎傳云清寧五年擢進士第乃
八年放進士王鼎等則五年爲誤矣不然豈有
兩王鼎邪又按鼎作此錄在謫居鎮州時時乙
辛巳囚萊州孝傑亦死故敢實錄其事但天祚

特謂尚在如懿德皇后第二女趙國公主以匡
救天祚竟誅乙辛及乙辛孝傑剖棺戮屍以家
屬分賜羣臣事並不補錄一快觀者亦此錄一
不了公案也海鹽姚士舜叔祥跋

國語解附

南北面宮遼制北面治宮帳南面治漢人耶律
遼始興地曰世里譯曰耶律因爲國姓 蕭氏
述律皇后兄子名蕭翰后族因爲姓可敦突

契丹錄

古

厥皇后之稱

孤穩玉也

女古金也

稱幹

后土也廢母也

虎斯有方也

四時捺鉢謂

四時政漁行在所也

四旦二十八調遼大樂

也 忒里蹇皇后也

有用郎君遼有著帳郎

君皇太后等帳皆有蓋宦官也

宮帳遼宮中

亦有帳房

合縫鞞遼后服有雙同心帕絡合

縫鞞

鐵骨朵遼刑法有鐵骨朵之數擊之或

五或七也秀水殷仲春方叔識

